陸堂詩學

陸堂詩學卷第八目錄

陸堂詩學卷第八目錄

陸堂詩學卷第八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黃百穀稱登 屈兆麟學言 仝校

楚茨信南山 共六則

朱子云楚茨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又疑楚茨以下十篇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錯脫在此耳愚謂小序刺幽之說至此更無可通不知前輩何以仍然曲解今讀楚茨云以往烝嘗信南山云是烝是享不待晦翁發蒙詩人業已自下註解

我蓺黍稷我倉既盈盍諸侯躬耕籍田藏之御廩以供粢盛

也絜爾牛羊絜通潔長樂劉氏云在滌而芻之也祝祭于祊孔疏疑祊稱有二一是正祭之日既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内一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集傳主前說汝礪朱氏謂有正祭之祊無繹祭之祊其辨甚確先祖是皇集傳訓皇爲大爲君錢塘沈崑輸融註云皇者神來而處尊位儼若君臨也又云神無形故曰皇尸有象故曰饗雖根據集傳而以神保爲尸尚覺可商或云諸侯之祭嘗烝皆祫太祖之尸既稱皇尸餘尸第稱神保說近似而無徵朱子云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靈保兮賢姱蓋古語然也語錄中嘗自辨其悮舊說無可採者詩總聞云神保尸之贊相也凡饗凡酢凡歸皆贊相導之保氏掌祭祀之容恐亦是此職王

氏此條甚允

爲賓爲客連下獻酬交錯讀其義自明毛傳鄭箋割屬上句故不可通鼓鐘送尸箋引大司樂之文尸出入奏肆夏蓋天子之禮也集傳何故仍之豈以諸侯燕禮賓及庭奏肆夏則用以送尸其說猶可借耶孔惠孔時惟其盡之謂順時行祭而無缺也

信南山較諸楚茨禮簡辭畧然亦諸侯烝祭之詩於五六章見之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遂東入溝其畝在南遂南入溝其畝在東畫井之法自內及外也但所謂九遂入一溝九溝入一洫九洫入一澮九澮共入大川亦開方者舉一同之成數而約

畧言之不可泥也詳見余戴禮緒言

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王氏劉氏謂王執鸞刀以親殺此據郊特牲君肉袒親割之文而實不可信按特牲少牢之禮士大夫祭亦視殺而不親封惟祭義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與詩言適合蓋卿大夫助祭於君之禮

甫田大田共八則

周禮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二詩皆言田祖田畯而意主祈年其為豳雅無疑若以楚茨二詩攔入則或說之悞也

歲取十千周制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詩人約計一成之田嘗

有萬畝入數其量本無定也箋云上地穀畝一鍾鍾數六斛四斗無乃姧爲持論而開厚歛之端乎

我取其陳三句集傳曲折盡致序於詩中美詞不可强通則以爲傷今思古朱子辯云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愚謂自古有年與載芟之振古如茲良耜之續古之人語意皆同不惟可破刺幽之疑兼可證實豳雅之說

齋明順文若中庸之訓齋戒明潔亦無不可禮運鄭註土鼓築土爲鼓也葢在未合土之先今詩旣云琴瑟當依杜子春周禮註以瓦爲匡兩面用革

曾孫外内祭之通稱來止勸農也以其婦子三句純用豳風

鄭箋故易其義謂后與世子隨觀農事而設食以勸之宜爲王肅孫毓所譏

曾孫之稼一章乃祈禱之詞猶淳于髡下田洿邪之祝大田三章四章亦然但爲農人措辭微有異耳

螟螣蟊賊毛傳分四種按螣即蝗也璣疏螟似虸蚄而頭不赤說可從蟊爲螻蛄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細說皆悞蟊賊即蝗之大而害苗者瞻卬詩蟊賊蟊疾賊義同疾字書增蠈字大謬秉畀炎火舊說以炎帝神農爲田祖即此可微唐代捕蝗設火掘坑且焚且瘞經學乃如此施用耶

有渰萋萋水氣也呂覽漢書皆作興雲祁祁觀韓奕詩祁祁如雲可証興雨之沿訛

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共六則

瞻洛繼車攻而作詩故云成康時詩余觀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君子萬年保其家邦為辭猛厲矜張當屬宣王裳華彷彿蓼蕭而意味差薄亦屬宣王詩桑扈以類相從觀崧高詩有云維周之翰烝民詩有云式是百辟疑亦作於吉甫之流

洛非雍州之浸當指東都而言初學記周官豫州其川滎雒與伊瀍二水為三川秦於河南置三川郡按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冢嶺山經上洛弘農河南縣盧氏蠡城陽市宜陽洛陽合伊瀍穀澗之水至鞏縣而入河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據今說當解云惟其資深逢源是以表裏如一然觀左傳祁奚舉子引二語以美之竊謂裳華之作

本以美諸侯繼世入覲者與大雅韓奕畧同鄭箋君子斥其先人於義良允歐陽本義駁之非也朱子舊說亦從鄭氏作肖似解

君子樂胥觀魯頌於胥樂兮當從毛氏訓胥爲皆

左傳成十四年衛侯饗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則此詩本屬燕饗可証序說刺幽之妄

箋以兕觥爲罰爵觀檀弓旣畢獻謂之杜舉罰爵始自晉平公詩中從無此義

鴛鴦二則

以畢羅爲興謂凡物皆可致也然而詩人興意亶重其爲匹鳥耳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以馬之食芻粟與天子福祿之養於義安乎竊謂此婚禮所用樂歌猶車牽之四牡騑騑六轡如琴也白華亦云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可以旁証漢後諸儒於此詩未得其旨皆悞於婚禮不用樂一言余於郊特牲嘗詳辨之

頍弁二則

與伐木相似而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語益悲凉可以目爲變雅

有頍者弁董氏曰頍者圍項而結之也蔦與女蘿鄭𤣥云寄

生樹一名蔦毛傳以女蘿爲菟絲非也女蘿施松自是松蘿
先集維霰說文云霰稷雪也家農師謂之米雪

車舝二則

此燕樂新婚也而曰德音來括令德來教其義通於關雎本於易之家人世俗昧之久矣
辰彼碩女當從列女傳辰作展雖無德與女與之爲言助也鮮我覯爾鮮之爲言新也覯爾新婚以慰我心結處透露本旨詩中甚多此體

青蠅二則

左傳會於向戎子賦青蠅而退詩之嫉讒從無異解竊怪詩人詠物不過偶爾寄興乃昌邑信讒夜夢蠅矢積階明皇友

爰鶋令千數栖集殿樹一經品題物以類應孰謂言詩而可昧厥指歸乎

衣孝政注劉子云魏武公信讒詩人刺之此乃沿襲之訛或云厲王使衛巫監謗詩語甚簡可以移幽作厲余謂當從序說刺幽構我二人隱指申后宜臼

賓筵 四則

不覩毛鄭不知集傳之妙一章二章體認尤精馬貴與謂朱子故反序說刺刺不休是誠言詩而失之愚然謂衛武公飲酒悔過必無刺幽之意則其見亦未免拘墟

安成劉氏云當與抑詩叅觀余謂武公本酒誥以立言燕而舉醻射而祈爵猶所云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也

子孫其湛酌彼康爵猶所云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爾尚
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也三章至末亦從德將無醉在令
後嗣王酣身翻出本詰之意用箴之體雖侯國而可列於雅
必謂平王降雅為風斯亦不攻自破矣

各奏爾能猶中庸所云旅酬逮賤也以奏爾時猶魚麗所云
物有維時也

由醉之言俾出童羖謂因醉而言多妄耳觀抑詩彼童而角
實虹小子其義自明集傳用鄭箋箋語多拙間有失之巧者

魚藻采菽　共四則

史通云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
將殞以知幾之史才說詩猶不能自具隻眼煬帝覽薛道衡

須而斥爲魚藻之義更無足怪
王在在鎬有那其居以爲宅中而圖治可也以爲愼位而安
止亦可也辭意簡括當屬武王時詩若以爲刺則是風體而
非雅音前人因編於衛武賓筵之後遂云刺幽耽酒吾知其
無据也
采菽義無可刺兩言君子來朝詩人早已自揭其旨謂天子
燕饗諸侯以類相次可也未敢信爲答魚藻之詩
路車乘馬同崧高言觀其旂同廷燎萬福攸同同蓼蕭汎汎
楊舟同菁莪而末二語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調卑氣竭頗疑
記錄有訛今就文解之三章云彼交匪紓天子所予則以優
游者爲罪戾蓋警戒之辭也

角弓三則

惟偏故蔽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是也惟貪故危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是也老馬反為駒言齒長而如童也如食宜饇如酌孔取貪目前之醉飽而已

小人與屬詩人謙已之詞莫肯下遺謂恩不下逮也式居婁驕婁通屢如蠻如髦我是用憂益逆知有西戎之禍髦亦國名山海經有髦民國近積石依姓

或云此周襄王詩毋教猱升木如蠻如髦皆謂用狄伐鄭也然世次太後當從序說刺幽幽王時不惟申后被廢周召世臣皆失其職雖以鄭桓為司徒亦不足以救敗矣

菀柳 都人士 共七則

二詩皆東遷以後之雅非敢創爲異說再三翫味愈見其然

春秋傳桓王三年鄭伯朝王王不禮焉周公黑肩諫王不從

是詩人所由刺也居以卤矜舊說俱不可通按平王崩使武

氏子求賻桓王三年冬京師告飢曾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

豈非卤矜之明證乎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興也有鳥高飛亦傅於天興已之忠於

王室也集傳用鄭箋乃與首二章意義各判

序云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

全用公孫尼子緇衣之文烏可嫁名卜子耶

彼都者懷西都而有作也行歸於周周非鎬京當依毛傳作

忠信由衣服而及言行又推本於忠信乃足以爲民望也左

傳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乎周萬民所望忠也按韓詩無此首章故服虔左傳注猶云逸詩

綢直如髮王氏云言其德性之善也補傳云安有一詩三言髮而一爲比二爲賦者謂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亦言其儉素也余謂補傳句解則密矣然詩人所以稱臺笠緇撮綢直如髮者豈徒取其儉素乎鎬京陷於西戎一變而成爲秦俗蓋其寄興猶之黍離稷穗也未可泥物而求也

謂之尹吉尹氏乎王世卿韓姞蹶父之女世久而稱爲著姓詩作於東都何疑

魯詩說知爲東遷以後之詩然以爲尹伯封作豈有伯封而

自謂女作門楣者

采綠二則

孔氏正義云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依孔說與王風君子于役何異

後漢劉瑜疏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似矣而猶失其旨余謂宮中女史所作五日二句隱刺褒女專房之寵之子于狩言韔其弓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觀列女傳王孌褒姒弋獵不時出入同輦其義自明如今說乃指爲比肩夫婦恐不堪列諸雅詩

黍苗三則

崧高明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因是謝人以作爾庸而序云刺幽劉歆謂建元詩家不能貫通全經非妄誕矣

城謝而歸功召伯可見營洛之命邦伯亦屬方伯而非牧伯

嚴氏詩緝云二章營謝也三章平淮也平淮豈二千五百人所能勝任乎

泉流既清按謝城因水得名水經注沘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

隰桑二則

與菁莪相似疑亦天子視學行禮養老乞言之樂歌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

章是詩用意不深即論句調亦惟卒章稍覺流動

白華三則

興比入妙長門之賦當拜下風

天步艱難辭氣忼爽決非出自宮闈伊川云碩人蓋指申后亦猶碩人其頎指莊姜也顏師古注漢書亦謂白華詩周人刺幽王廢申后而作

滮池北流水經注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鎬池西而北流入於鎬毛詩云滮流浪也而世傳以爲水名

緜蠻二則

序云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敎載之故作是詩程子謂敎載絕不成語朱子詩序辨謂無刺大

臣之意是皆然矣乃集傳改毛傳之興爲比專主微賤勞苦者而言矣謂與黃鳥集穀之詩義俱可商

按周語單襄公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可知緜蠻一詩因出使乏困而作蓋周室既衰官之失職者多矣

瓠葉二則

此燕飲之樂歌瓠葉兎首約舉之耳說者謂物薄而情濃於

義亦通

劉昆當王莽世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脩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莵首余觀董子繁露云人有聞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於是斷貍首懸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昆之取用是詩得毋相類

漸漸之石 二則

序云刺幽按幽王無東征事魯詩說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是詩亦屬牽湊竹書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則與詩所云武人東征不遑出矣者頗合又水經注潼水又東南流逕臨潼戍西又東南至巉石西南入

淮淮水又東逕浮山浮山北對巉石山則詩所云漸漸之石山川悠遠者皆有明據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諸說皆依毛氏以豕涉波爲雨徵吾未聞豕性知雨也當與辱在泥塗耳或云四方斗中無雲惟河中有雲相連狀如浴豬三日大雨見宋黄子發相雨書可以釋涉波之義此與總聞所云江豚兆雨皆新而鑿

苕之華何草不黄共四則

苕華若在國風可稱絕調不知何故入雅今強解之苕之華魚麗之反也何草不黄杕杜之反也是乃所云變雅也

友人孔希逸云牂羊墳首三星在罶祇八字而凶荒之景畢集於目其妙蓋在用興也稱詩者從此悟入張文昌山農詞

聶坦之田家詠更不足道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飢饉極矣此詩疑作於厲王流彘連歲大旱之時作詩者亦小明大夫之流

詩故云幽王之世鮮所征伐蓋指烽火徵兵事余謂詩以草黄起興爲防秋者作也曰經營四方則不獨如京師矣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念其室家又與揚水束薪相近惟末二語有棧之車行彼周道甚合詩故之說然觀檜風亦云匪車偈兮顧瞻周道安知非詩人閔周之作乎

書小雅後

小雅凡四體有用爲樂章者鹿鳴楚茨之類是也有專美其人而不必入樂者如六月之於吉甫采芑之於方叔是也有

頌文以刺可誦而不可入樂者如十月節南山之於皇父尹氏是也有絃歌之以爲鑒戒者如北山之反四牡谷風之反伐木漸石苕黄之反采薇杕杜是也以文義言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兼音節而言常用之樂可法者爲正暫歌之詩可戒者爲變其說自可通也必謂六月以下皆變小雅則膠固而害於義矣鄭氏詩譜專重世次微論與孔門舊本未必相符即毛公所傳初不拘拘世次也烏可强據以立論哉自鹿鳴至杕杜譜以爲文王詩余謂四牡常棣天保必非文王詩采薇出車必屬宣王詩若南有嘉魚文王詩也由用爲燕饗樂章故移南入雅王在在鎬義近大雅靈臺有聲此必武王詩也鄭氏又信小序刺幽之說病在循乎篇次不復顧審文義

如余之說穆亦有詩所父鼓鐘是也懿亦有詩沔水是也卜明漸石茗華厲王之詩非如鄭氏十月四詩之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平王之詩菀柳都人士桓王已下之詩義所當然不妨自我作古然而康昭共孝何獨無詩北山無將緜蠻置之何代苦思勞神終有不能臆斷者夫作譜而不惟使人疑之即已亦自疑之是不如無作也

日食說附

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乃日之闇虛有時射月而月體亦足以掩日則是二曜有相輔之功即有相軋之勢也余嘗疑之周禮庭氏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夫日蝕修德尚食不舉是爲省躬弭災之道伐鼓於社猶曰以責羣陰乃因月食之故

挾弓矢而射太陽於義何居余向謂周禮一書非周公之舊由集成於河間獻王雖大醇而不無小疵矣漢初母后干政故小戴之記昏禮者曰男教不修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相提並論絕不知有陽統陰陰從陽之義而春秋則於二百四十二年日食書月食不書小雅詩人宜以月食爲常日食爲變明乎居首出之尊位攬獨斷之大權厲不已之實功致無瑕之盛業元后攸責厥維艱哉漢曆不詳交食之法魏晉迄宋元曆家由疎入密凡推論日食者有八當食而不食者有四魏楊偉曰月在外道先交後食者虧起西南角先食

後交者虧起東南角月在內道先交後食者虧從西北起先食後交者虧從東北起去交度十五以上雖交不蝕十度以下蝕十度以上虧蝕微少虧之多少以十五爲法會交中者蝕盡月蝕在日之衝虧角與上相反也宋何承天曰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躔次可知又月有遲疾合朔虧蝕不在朔望亦非曆意北齊張子信曰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蝕月望值交則虧不問表裏隋劉焯曰凡日食月行黃道體所虧蔽大較正交如累壁漸減則有差月在日道裏日應食閒有不食者月在日道外不應食而亦有食者交淺則閒遙交深則相薄月居外道此不見虧月外之人反以爲食交分正等

同在南方冬損則多夏虧乃少假均冬夏蚤晚又殊處南辰則髙居東西則下視有邪正理不可一唐一行曰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劉焯立盈縮躔度與四序升降而說未精詳當以二十四氣晷景考日躔盈縮而密於加時開元曆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加時在晝交會而蝕數之常也由曆數之中以合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反求曆數之中循度則合於曆失行則合於占占道順成當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知此說者天道如視諸掌周王朴曰日食起虧自西月食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數也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則

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後立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黄道斜正也陽道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九道斜正也黄道比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黄道所偏又四分之一皆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數多少以定初甚末之分即各得所求也宋沈括曰日月之形如丸月本無光猶銀丸日之耀乃光耳初生時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日月氣也有形無質故相値而無礙黄道與月道如二環相叠而小差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蝕正一度相對則

月爲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元郭守敬曰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爲日行之軌者黃道也所謂白道與黃道交貫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隨方立名分爲八行與黃道而九月道出入日道兩交相值當朔則日爲月所掩當望則月爲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涉交有遠近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之遠爲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爲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象

象别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歷是謂一交之終以日計之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杪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此八者推測之善術也或過至未分月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蝕或有小眚而天爲之隱則雖交不蝕此四者曆家以爲德教所致夫自其當食者而言則爲有定之數恐以弛法宫修省之心自其當食不食者而言又爲無定之數恐以便清臺踈漏之術二者將奚擇焉余謂日月之並行而不悖者常也交而食斯變矣交食而虧巳食復明者常也交而不食則又變矣五星能救日乃天竺摩羅謬說月而變行可以預測月

雖在陽曆本不應食惟當食時遇雨則陰陽和而災可弭然亦倖值之事烏可從而稱賀耶縱明知其爲數所當食猶必假此以省躬修德況乎星隕地震山崩水絕理不應見而事所駭聞者有不瞿然遇災戒懼者耶此古來聖君欽若之深心貞臣敎諫之微義非疇人星翁所能見及也至若治曆之家久而必悞者良由測驗不勤但矜布筭且彼所爲布筭者又不悟其所以然徒編爲至庸極陋之歌訣轉相授受故雖神筭如一行其術亦不能垂久延至守敬遂舉舊曆之積年日法埽而空之必以晷測爲先也然守敬以至元十八年成曆越十八年爲大德三年八月已推當食而不食大德六年又食而失推似乎授時之曆亦未盡善乃明初以劉基之絕

識不能改爲而襲用者且逮明季或者以爲重禁天文又不立筭博士故其獘至此余謂太史司天果能寛之以儀象測之以圭表準之以漏刻而又精之以籌筭人力殫矣天象偶違亦非其罪譬猶療疾而十中八九不失爲明醫臨陣而百勝一敗無損乎名將也不然如春秋魯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連書日食元順帝十八年六月戊辰朔日食十二月乙丑朔日又食豈日官所能上推而曆書所可預尅者哉　國家時憲曆用西洋法其推筭日食者曰節氣當求太陽眞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黄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均分太陰小輪不止筭得遲疾兼能測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

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三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爲减差又云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於午則其差時漸少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而所造測儀六式及弩儀弧矢儀日晷星晷之屬具有巧思故交食久而不訛視舊曆誠爲精密然自巳丑迄今已踰日月交周之期月頻食日不再食果天行之無爽與抑蠍廓之兢兢業業有所以致其然者而西士會逢其盛也年少氣銳以一物不知爲耻闢弇山許心鑑之言曰談天者必十年窺測又二十年而後吉凶可驗藝

未成精巳銷亡矣因絶意於天官之學後游京師借觀西曆秘而不出偶閲徐光啓測候諸說知其法用刻分秒微所謂根數引數均數者皆與授時曆略同而性不耐筭仍復棄去近者徧覽歷代天文曆志竊歎雖有巧曆不離乎聖人之經曷爲舍此而騖彼哉班固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則洪範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二語已啓之矣虞喜始言歲差其後益以里差視差虞書之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單辭足該之矣張子信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劉焯張胄玄因謂日月之食皆可以密率求而小雅十月之交一字且括之矣大衍蓍策固本乎易授時晷測亦但推演日中星鳥洛誥土中衛風定之方中之旨無能自破天荒也且周官挈壺秦令記候後人猶

能導行弗失若唐虞之璿璣玉衡巧者雖以臆造造終疑其未合於古按夏曆本言日隨天而左行此有目者所共睹而宋代諸儒信以為實然者也曆家貪捷筭退度之便反溵夏曆為妄試思蟻磨之喻蟻則倚著於磨日豈碇定於天者哉據宋元史所載銅儀簡儀日皆右行一度人之所造與在天者適相反背沈括徒以月道不能環繞黃道舉而廢之不知黃道亦屬强設之器耳世之筭曆者能推左行之日躔造儀者能為空行之二曜則與天體符會而我始可釋然無疑嗟乎人所不能為者天也安得有是事哉雖然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焉知必無是人也

陸堂詩學卷第八終

陸堂詩學卷第九目錄

陸堂詩學卷第九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九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沈人偉若韓
　　應鰲北海仝校

大雅說

大雅之别於小雅者何也集傳以小雅爲燕饗之樂大雅爲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要亦從其多者而言若據以爲定例吉日攻采菽未嘗不施之朝會行葦鳧鷖未嘗不施之燕饗也詩序云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江漢征伐何以大於采芑卷阿求賢未見大於鹿鳴昔人巳心焉疑之史遷云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巳之得失其流及上則似未嘗玩味全詩者潛谷鄧氏云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親臣大雅格君試觀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曷嘗不言

天道而其格君者亦凱切矣嚴華谷詩緝云小雅雜乎風大雅純乎雅其説近之然而大小攸分不專視此近閲二程先生書稍悟指歸夫大雅直精于言理耳文王之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思齊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皇矣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羡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板之卒章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烝民首章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微言奥義一一與大易中庸相爲表裏此其區分之故雖國史樂官亦能見及而必藉聖人論定焉惜乎祖龍一炬天祿重校齊魯先亡韓詩繼墜專守毛氏之傳疑非孔門之舊耳張揖注上林賦謂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祇据今本以立說實則上自周召下迄

吉甫良夫西周大雅不過寥寥十餘人東遷以還獨有抑戒之衛武而已然則王之轉而爲風者乃由世衰道汚人材寖降之故而豈孔子以之貶黜平桓哉昔之論六義者必以頌爲歸宿愚謂周頌辭簡而節短正如太羮玄酒之遺若夫其體廣大其旨精微必如大雅制作乃極黼黻文章之盛但以賦比興爲三經而不詳興之特妙以風雅頌爲三緯而不推論雅之詣極入神則於詩尚多漏義也世有解人苟能刊落浮華元元本本灼見夫雅之所以爲大六經四子一以貫之可矣

文王　五則

呂氏春秋云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

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呂氏知詩作於周公而不知文王之爲追謚踈矣國語兩君相見之樂義固不備即以爲天子諸侯朝會樂章亦非緣起朱子云周公以戒成王蓋就篇中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繹出

文王受命作周序猶依詩衍說鄭箋直云受天命而王天下蓋惑于中候所云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再拜稽首而受也按緯書多出漢哀平間何足徵信尤可惡者劉歆作三統曆妄稱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歆固新莽之佐命也而後儒沿襲之者何也

自二章至末首句皆啣尾而來陳思王送白馬王始仿其體

晉宋人多襲用之然此詩之妙在義理不在格調也逸齋補傳云貫而通之雖不分章亦可此則不知樂章之有節奏而漫爲持論者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王文憲作丕顯丕時古書多以不爲丕如詛楚文敢昭告于不顯大神可證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謂微子來助祭也命之不易無遏爾躬歐陽云知天命之不易無使至爾躬而止蓋戒王也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朱子舊說云當布明善問而度殷之所以廢興由于天者義較直截

大明 七則

稱詩戒王觀首章可見然言王季而及太任言文王而及太

姒皆以歸美武王也

周語摯疇之國由太任韋昭註云摯疇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太任之家唐世系表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于摯傅氏曰摯爲殷商畿内國故云自彼殷商來嫁于周國名記云蔡之平輿有摯亭按平輿故城在河南汝寧府城東曰嬪于京鄭箋周國之地小別名也余謂京古通原即緜詩所云周原膴膴詩解頤云由父母家言之則曰來嫁由夫家言之則曰嬪于

京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集傳洽水名本在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絶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按說文漢地理志皆作郃陽言水從洽言邑從郃不必因流絶也水經注郃陽

城南有瀵水東流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去城十五里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地里志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鳥鼠山之西北南谷山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詩地理考云入河在今華州華陰縣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箋云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集傳嘉昏禮也足正鄭氏之失俔天之妹韓詩毛傳以俔爲磬難通說文云譬也鄭箋因云如天之有女弟謬甚余謂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乃詩人所本也俔與見通古卜筮書多從人傍如戴記緇衣引易恒其德貞以貞爲偵是也文定厥祥毛傳言太姒有文德固非箋云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集傳從之愚謂文王定其吉占耳即王藻

君定體之定

纘女維莘水經注郃陽城故有莘邑太姒之國又國名記云今同之夏陽漢郃陽有太姒冢城祠廟

其會如林說文會作旝良允然謂建大木而置石其上則非左傳旝動而鼓杜註旝也矢于牧野矢誓也維予侯興謂已以侯服興也可證文武未嘗稱王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蓋示之以天意而信戰之必克耳三語檃括誓師之詞

說文牧野作坶野水經注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皐跨澤悉坶野之地故詩稱坶野洋洋凉彼武王漢書王莽傳凉作亮注助也肆伐大商集傳依蘇氏訓肆爲縱不如舊說以肆爲遂會朝清明言會戰之朝天下已清明也

緜九則

詩中不見戒王意然言太王避狄遷岐王業締造如此其艱文王雖受方國猶必求賢以自輔此即七月無逸世子四輔之意乃陳戒之最切者也

緜緜瓜瓞四字爲比已下絶不糾纏漢詩焦仲卿妻但以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徊十字爲興尚得其法魏晉詩人更不逮矣

自土沮漆觀下陶復陶穴句法土當作杜漢地理志右扶風杜陽縣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師古注齊詩作自杜沮漆地理志漆水在扶風漆縣西北豳之漆也沮水源委不可考然決非至華原合漆之水率水西滸至于岐下渭水在梁山之

南踰梁山循渭可以達岐也郡縣志岐山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言太王而及太姜作法與大明畧同必謂偕姜女以相宅則泥矣

周原膴膴雍録云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相傳是周公采邑

堇非烏頭内則云堇荁枌榆是皆常食之物說文堇根如薺葉如細栁蒸食之甘郭璞注爾雅云今堇葵也葉似栁子如米肉食之滑者鼛鼓長一丈二尺两面各徑四尺中間徑六尺六寸六分與殷之楹鼓式同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詩言太王避獯鬻忽接文王之服昆夷
山斷雲連章法入妙朱欝儀粗心讀之乃謂末章意不相屬
而反疑爲錯簡使無末章緜緜瓜瓞一語不終落空乎
郡縣志故虞城在陜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
國芮城在陜州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閒原在平陸縣西
六十五里即虞芮所爭而讓爲閒田者愚謂毛傳亦未可盡
信文爲西伯虞芮爭田而質成事或有之若謂因此而歸者
四十餘國則豈文之發政施仁巳四十年不足以感動天下
而徒藉是舉乎毛公所引未免惑于戰國巵言作地志者或
以爲閒原在平陸或又云在河西臨晉亦不足與辨矣
呂德明録問蹶厥生是如何朱子曰是作他跳起來當時虞

芮質成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忽然湧盛如此此亦詩人之說云然乃集傳直云未詳蓋以其旨與受命稱王相近心有未安也余按王氏之說生與觀我生同義則蹶之爲云正如唐風之良士蹶蹶動而敏於事也觀無逸所稱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其義可見

棫樸　三則

小序文王能官人也說本荀子固不足信集傳詠歌文王之德本諸董子按繁露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董子信公羊文王稱王之說推衍

未當朱子謂辟王爲周公追稱義可通也第篇中云六師及之武王牧誓爾時猶用三軍似未可以之誣文

學徒李乾三云此詩疑美武王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即大傳所云既事而退柴于上帝也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即武成所云祀於周廟遂率天下諸侯駿奔走執豆籩也淠彼涇舟周王于邁即周頌所云時邁其邦及河喬嶽也壽考作人即有聲所云鎬京辟廱豐水有芑也余謂此詩爲成王作武王巡狩古無確證而周官云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自當屬之成王況末章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有陳戒之義猶夫假樂所云之綱之紀不解于位耳又疑武王九十三而終故可稱壽考成王則不倫矣余謂武王之年信戴記則太多信竹書則

太少今亦無從論定但觀卷阿詩爾受命長矣藹藹王多吉士壽考作人以美成王又何惑焉

以棫樸爲興尚沿序說儲材之訛據周禮大宗伯之文棫樸薪槱開首已明言祭典三章涇舟義亦屬賦

旱麓 四則

序云受祖也集傳詠歌文德義皆未安瞻彼旱麓雖似發興之語但旱實有其山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周地圖記云山上有雲即雨而竹書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今觀第四章云以介景福五章云神所勞矣疑亦受釐之詩作于穆王之代而編詩者以類及也

周語單穆公釋此詩之義夫旱麓之榛楛植故君子得以易

樂干祿焉若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然則所謂榛楛濟濟者當時所見之實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謂祭則受福耳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鄭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孔叢竹書皆載其事究與詩言無涉按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狩宗祝以前馬觀穆天子傳屢云天子入于南鄭蓋亦巡狩而用以祭告耳

騂牡既備周人尚赤當在武王克商之後吾故曰豈弟君子非斥太王王季亦未可屬文王也或疑穆王詩難入大雅余謂執競乃昭王以後之頌且穆王顯存三書安見必無大小

雅乎

思齊五則

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其義當矣蘇氏改毛從鄭作四章章六句知不然者末二章肆字皆發語辭中閒四亦字天然對舉也

思非語辭謂心一於齋也思媚周姜京室之婦二語倒裝謂爲婦之初思媚太姜也此皆太任之徽音而太姒能繼續之宜其有螽斯麟趾之盛矣

惠宗公而罔怨恫即所云肅肅在廟也刑寡妻而至兄弟即所云雝雝在宮也與孝經大學相爲表裏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中庸之純亦不已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中庸之從容中

道也非周公之聖斷不能作

戎疾不殄謂有大疾之者亦不能害如崇侯譖而羑里囚是也烈假不瑕謂功烈盛大一無瑕玷造句生新有味正與八誥相類

末章雖主造就人材而言公子公姓公族無不包括韻頗難諧疑結語本作斯士譽髦德斁造髦乃隔句協韻之體

皇矣 九則

讀首二章當知民心之外無所爲冥漠讀三四章當知庸德之外無所爲神奇後四章內聖外王揆文奮武一以貫之矣篇中所云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理皆精不但鋪張勳伐魏晉閒繆襲傅玄輩無能摹擬一二僅僅

學步漢鐃歌因歎德功言三者升則俱升降則俱降非人力所能勉強也

集傳以一二章爲天命太王說本陳氏然觀第三章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疑詩人初不指太王也惟此二國毛氏以爲夏商鄭氏以爲紂及崇侯不如歐陽之說直指密崇四國四方之國鄭氏以爲密阮徂共謬矣上帝耆之耆音讀指猶示也根上句究度來謂天示意文王廓其疆而與以宅即下文之作程遷豐也串夷載路串習也夷平也言木拔而道通民歸者衆猶周頌所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也自鄭箋以串夷爲昆夷而異議紛起矣天立厥配猶克配上帝之配受命既固猶云其命維新也箋以爲文王有賢妃太姒而文義

錯出矣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　据左傳成鱄對魏舒語此章乃文德也韓詩及王肅注皆然然觀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二語當從毛詩作王季成鱄云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此亦漢儒詁訓之祖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言子及孫當在成王之世蓋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此詩稱述其功德也言太伯之讓王季正以見天命之在文王固不暇及古公矣

誕先登于岸　集傳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說得太深詩謂

拯民之溺惟恐後時耳

皇甫謐云文王善太公之計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此信呂覽及魯詩鄭箋也以徂共爲二國名先儒已辨其誤白雲許氏云左傳昭十五年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注密須姞姓國在安定陰密縣安定郡即涇州兩漢晋志注皆引爲密國所在朱子云在寧州寧州則北地郡也又以阮爲涇州故國皆不知何據余檢夾漈氏族畧云阮商諸侯國在岐渭閒密遠而阮近故詩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也然觀下章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豈文王伐密以救阮而反滅阮爲已邑乎不如從毛公但以阮爲周地則詩所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

我高岡者密師之深入也無矢我陵無飲我泉者密師之逭逃也文義何等直截度其鮮原此正師後作邑事毛傳小山別大山曰鮮其義當矣鄭箋以鮮爲善非也文王作程於傳有之通鑑外紀西伯自岐徙鮮原則一悞再悞矣

不長夏以革毛鄭伊川橫渠之說皆難通朱子直云未詳東萊詩記云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余觀詩記而外若詩解頤詩故皆悞讀夏字之音故強解而終失其旨按學記云夏楚二物夏音假即書所云扑作教刑也因思革之爲義木末垂革即所云鞭作官刑也長尚也謂文不尚刑威耳豈

不與上句立文同而訓詁亦相類乎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鄭箋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道而行之者義固踈矣集傳仍屬文王余謂文王化民使其不識不知而順乎天則也賈誼新書弗識弗知順帝之則士民悅其德義則效而象之詮解猶不失旨

詢爾仇方所謂以直報怨也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可證文爲西方伯長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禡字從馬祭馬祖也謂祭黃帝及蚩尤者皆非

靈臺 四則

序說雖本孟子而不醇不備朱子引東萊詩記不自立論愚謂詩人之意蓋申皇矣所未盡也文王之靈臺辟廱皆作于

伐崇徙豐之後若其年之蚤晚則緯書竹書均未可信

舊作五章章四句今改前二章爲章六句据外傳楚椒舉所引在麀鹿攸伏分章又麀鹿濯濯起語乃見其佳兩王在對收篇法自合仍舊作五章讀可也

三輔黃圖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二百四十丈辟廱亦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地志雖不可盡信若靈臺辟廱之基址相近其依豐水以營建更無可疑

淮南子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紂聞之曰西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余謂淮南之說固妄第以爲

養晦亦失之淺前三章所云臺囿鳥獸不過遊觀之具而靈臺之高可以占驗天時靈囿之大可以射獵講武聖人自然合道其妙如此後二章第美作樂原非騶改學宮莊子以辟廱爲文王之樂其說近理樂苑謂文王樂名巨業則謬矣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當由武王克商後乃以辟廱名天子之學然謂水環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諸侯形如半璧故曰頖宮則魯之泮宮本以泮水命名而列國初無是稱也其穿鑿起于說韓詩者後儒率爲所惑

賁鼓長八尺兩面各徑四尺中間徑六尺六寸六分與夏之足鼓式同

鏞特鐘也陳氏樂書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縣詩書爾

雅所謂鏞也鼉鼓逢逢以特異故言之考工韗人之職仍以牛華冒鼓

下武 五則

序云繼文也以下武名篇當云繼武曷以云繼文章法啣尾而來全學文王詩蓋康王即位而諸侯朝會之作下武維周猶長發之濬哲維商也首章專美武王下武乃大武之訛朱子亦疑篇中有成王字而未敢輕易舊說愚謂昊天詩有成王字既据國語斷爲康王以後之頌執競詩有成康字即於古無徵亦可信爲昭王以後之頌今篇中顯云成王之孚何必曲狥毛鄭而使康王賢君不得有雅

王配于京美武也成王之孚美成也周公之戒王者曰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故詩人繼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美康王之辭昭哉嗣服即顧命所云命汝嗣訓臨君周邦也繩其祖武即所云用答揚文武之光訓也四方來賀即康王之誥所云諸侯皆布乘黃朱奉圭兼幣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也

後漢禮樂志注東平憲王蒼引此詩作昭哉來御慎其祖武惜其志已亡原文亦無從徵考

王氏總聞以此爲康王詩大旨獨得但謂王配于京屬成王媚茲一人亦是康王之愛成王訓釋皆疎

文王有聲上則

序云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以伐紂例之
伐崇是可訓乎集傳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得其
旨矣然觀末章不第言燕翼子兼云貽孫謀亦必作于康王
之世而為視學行禮之樂歌
文王烝哉如魯頌之烝烝皇皇烝當訓盛依毛傳訓君則王
后烝哉皇王烝哉皆不成語韓詩烝善也亦未安
遹追來孝補傳云述追先人之志來致其子孫之孝與禮器
所解頗合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天下雖歸心文王而文祗自
盡其方伯之職詩人下語極有分寸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興也以豐水之入渭注河與天下之朝
宗于周此正述武王遷鎬之由詩解頤云不惟近無媿于文

王且遠無媿于神禹蓋衍說也

說文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府鄠縣東豐水之西郡縣志豐水出京兆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發源北流經縣東二十八里北流入渭按豐出鄠南山豐谷故云豐水北至咸陽入渭而後東注于河鎬京本以滈水命名黃圖滈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然自漢武鑿昆明池周回四十里以習水戰故址不復可問矣

張氏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辟廱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余謂武王雖遷都于鎬靈臺辟廱不改文之舊制据王制大學在郊天子之郊百里豐在鎬西相去祇二十五里未云遠也振鷺詩於彼西廱乃仍舊之確證詳見辟廱靈臺考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承辟廱而言豐水以潤澤生有芑穀興養育人才也武王豈不官仕之乎如字自通不必依毛鄭訓仕爲事然即此可見辟廱之仍臨豐水不臨滈池以燕翼子翼非敬也蓋卵翼之翼

生民七則

此詩言后稷之德宜乎配天而推本於姜嫄也王子雍謂周立姜嫄廟不立帝嚳廟故先儒亦云禘嚳稷廟但設虛位而愚頗疑祭法之文未可全信若高禖之祭必祀高辛在商配以簡狄在周配以姜嫄禮雖無徵即詩可證今岐山縣有周公廟殿後東北崖上爲姜嫄祠以姜嫄而祔周公似失禮意或者其地本姜嫄廟而後改祠周公故莫之敢廢耳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毛傳以帝為高辛氏之帝武迹也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也介大也攸止福祿所止也毛時緯書未出故其所訓者平正通達鄭氏惑于河圖中候又見列子史遷皆有巨跡之說因之輕改毛傳夫緱氏仙人跡東萊大人跡公孫卿所以愚漢武也鄭氏亦為所愚而後儒推波助瀾有若張氏蘇氏之附會者嗟乎聖人即多靈異豈有無父而生者哉

帝嚳上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產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產契次妃曰陳鋒氏產帝堯見大戴帝繫篇同于世本所載屈原天問亦云稷維元子帝何竺之知其說非漢儒臆造然姜嫄之必為上妃當由周人推崇所生耳馬融以后稷為堯

之㓜弟其說可從以后稷為遺腹子姜嫄因遭喪寡居而棄之則自失之鑿豈能破千古之疑

姚承菴云由易生故疑由疑故棄上帝不寧三句當作疑辭謂上帝得無不寧乎不康禋祀乎乃安然而生子乎據姚說事與武姜因寤生而惡鄭莊畧同

或云牛羊腓字鳥覆翼之事多近怪詩必作于穆王之後國語房后馮于神而生穆王故詩人好爲異說也且后稷生于巨跡首見山海經此亦穆王史官所録鄭箋似得詩人之意

余謂房后亦祈于神而有孕耳國語韋註穆文漁斥以爲誣即使是詩作于穆王詩人之意云爾而巨跡之說君子斷弗之信也後代史官無識如夫餘開明降氣而孕鮮卑檀石槐

呑黿而生已屬不經之談乃首作帝紀而云母媼夢與神遇太公見有交龍詰汾無婦家力微無舅家覽者亦恬然不怪惟歐公著述盡斥緯書符瑞此非漢唐諸儒所及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舊本錯入第四章朱子云中六章皆以誕字發語移置三章之末良允

即有邰家室邰與斄通郡縣志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京兆府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也許慎說文謂封稷以母家之地此亦拘于帝繫姓而失其實在詩人之意特謂邰國所由建耳路史太王取于有駘氏曰太姜是姜姓之駘至周猶在豈得云以是而封稷哉且不知稷封之駘在于武功姜姓之駘在于琅邪本不同也余謂四章以下但美后稷不更

及于𡚁嫁路史帝舜封棄百里之駘賜姓妘氏謂駘由舜封是也謂妘姒同姬非也

誕降嘉種至末謂稷有農功故烝嘗不絶今者南郊之配允當天心非周人有私于祖也后稷肇祀舊說堯封稷于邰使稷歸而祭天謬甚按詩一云以歸肇祀再云以興嗣歲皆謂祀棄爲榖神也在前代稷並乎社在今代祖配乎天豈如子由所云后稷與周公雖爲諸侯而皆得祭天乎

行葦 三則

序云忠厚也本左傳昭忠信之語其下則拉雜無文矣朱子云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愚謂毛鄭分章甚舛集傳改爲四章章八句固無遺

議但疑此爲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祭畢而燕似更無暇
校射不如解爲燕射樂歌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或燔或炙或歌或咢與射禮之文一一
脗合不必讀至敦弓四鍭乃知爲射而發也敦弓既堅八句
鄭箋分二章以爲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其
可與者爲賓固不如王肅燕射之說孔疏爲鄭難王云燕射
在旅酬之後不當設文于曾孫爲主之上東萊辨云燕射如
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筭爵獻酌尚多言酌大
斗祈黃耇于既射之後亦無不可
朱子因詩稱曾孫故疑爲祭畢之燕按貍首詩曾孫侯氏四
正具舉於射亦可稱曾孫考工記祭侯之詞曰女彊飲彊食

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又屬一證末章皆頌禱之辭集傳得之
古人飲酒未有不爲壽者黃耇而曰以祈非養老詩明矣
既醉鳧鷖共六則
既醉備五福蓋嘏辭也鳧鷖繹而賓尸故以類相從小序於
既醉言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於鳧鷖言太平之君子
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固爲失旨集傳以既醉答行
葦以假樂答鳧鷖彼此牽合亦非後學所敢安也
少牢饋食禮尸命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
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
年勿替引之天子之禮最隆宜共言福者愈備也今說以既
醉既飽屬之父兄宗族三章以下乃述尸告之辭據執競詩

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即指尸言尤覺一脉貫通

君子有孝子謂舉奠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此士禮也文王世子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此天子諸侯之禮也大夫之嗣以避君故獨缺此禮釐爾女士釐與賚通

在沙在渚在潨在亹鄭氏不知興義臆造諸說家農師及王介甫皆傅會焉歐陽本義獨斥之良快若序說之訛無人敢議黄實夫云詩人述其一時享祭之盛作者推其平日持守之心於此益歎作序者之深于詩夫不得其本旨而强爲之說序者之美君子與實夫之贊序者皆計出無聊也今讀集傳云繹祭而賓尸之樂一語破的篇中有何疑義而煩諸儒衍說乎

或問楚茨爲諸侯詩何以稱皇尸鳧鷖爲天子詩何以稱公尸余謂皇之爲言大也諸侯及其太祖可稱皇尸周初立七廟祖紺以上象神者皆公尸也燕尸通歌此詩稱謂宜安興雖不必有因然余考古器有所謂鳧尊者張才甫云詩人以水譬禮謂水玩之則溺犯之則濡而鳧之爲物出入于水而不溺以況則習于禮者也此可悟發興之義

假樂 三則

小序嘉成王也大意亦得愚謂祝中有規箋旨猶夫天保規模較弘遠矣

黄實夫云據釋文假當作暇猶言太平君子豈弟君子也觀左傳中庸皆作嘉樂黄說不可從

威儀抑抑四句依韻讀之疑與穆穆皇皇四句訛其先後率由羣匹諸解俱晦羣匹所該甚廣率由者賢則用之民則安之物無不止其所也燕及朋友東萊讀詩記云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而言之集傳訓燕爲安以雝詩燕及皇天例觀知勝康成燕飲之說

公劉 八則

綸兒問此詩舊說名康公戒成王與周公作七月其義正同焉知非即豳雅余謂白雲許氏向有是說知不然者古人所用樂章雖不拘拘文義然七月詳言時令物候以迎寒暑於義自合若指此詩爲豳雅不如甫田大田之切當矣

魯詩說云周報公劉名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之詩

余向日持論謂周既以棄爲太祖南郊配天必不仍祀爲稷使天下均得祭之近閱穀梁注知魯之雩祭其神爲應上公則周之稷神必當改祀公劉高圉能脩后稷之業者惜漢後諸儒從無論定又郊禘祖宗紛紛聚訟而獨遺所謂報據魯語幕能帥顓頊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周人報焉是報祭之義專爲祧廟而設當成王時公劉宜祧久矣以其能脩后稷之業故報祭而作此詩余極惡申培詩說之僞而是章先得我心棄瑕取瑜願質諸善讀書者

馬遷記秦漢以上事多不可信即如周本紀以不窋爲后稷子按山海經棄之後有棃靈叔均固未足憑而子孫世爲稷

官至不窋乃失官竄戎此則理之必然者今獨指棄爲后稷宜爲譙周所駁矣又云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若不知有公劉之詩者何其疎于經學也自公劉以下世次與班固古今人表不合皇甫謐世紀依史遷蓋泥國語十五世之數羅泌路史依世本公非之後有辟方高圉之後有侯牟亞圉之後有雲都是皆可從若謂祖類生諸盩是爲泰公諸盩與祖類相近泰公與古公相犯定屬傳訛

干戈戚揚揚大于戚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大鉞既順迺宣依毛公訓宣作徧似複既庶既繁不如依蘇氏訓宣爲導何以舟之毛傳舟帶也亦未安補傳以舟爲容刀之鞞一容刀何必若此辭費余謂古彝有舟舟何以舟之維玉及瑶此

禮神之器也鞞琫容刀乃言已之佩刀

曹氏曰漢朝那縣屬安定郡隋改爲百泉縣屬平京郡魏于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百泉溥原即其處郡縣志邠州三水縣以縣界有羅川谷三泉並流故以爲號豳城在縣西高泉山亦曰甘泉在永壽縣北二十五里永壽縣有永壽原新平縣南三里有五龍原原側有五泉因名

酌之用匏家農師云舊圖匏爵用匏片爲爵據此乃杓也若爵宜截其鼻以盛酒不應破匏爲之潘時舉録問君之宗之朱子曰東萊解作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然只是公劉自爲羣臣之君宗耳按讀詩記云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其相維蓋如此春秋之末晉人執蠻子畀楚司馬致邑立

宗以誘其遺民盡俘以歸東萊之說有關立國規模故集傳仍引之

其軍三單毛傳三單相襲也孔疏謂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王肅云止居則婦女在内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按上文都邑已定其說皆非鄭箋云單者無羨卒也夫自不窋失官綿延不振公劉拓地遷豳乃能盡備三軍之數詩人本言其盛而鄭氏惑于班志避戎徙居反謂丁夫數減失其旨矣且上章云旣庶旣繁末章復云止旅廼密鄭氏盍諦觀焉

涉渭爲亂据史記正義云公劉從漆縣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用是截流橫渡也皇澗過澗傳氏曰在邠州界詩總

闕云傍渭澗名甚多有神澗有百澗有長澗有夾澗有歷澗
酈氏渭水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夾澗流注之恐是夾其皇
澗歷即過也漢地里志汭水出右扶風汧縣吳山西北東入
涇爾雅厓外爲鞫

泂酌 三則

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
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序所云戒王者本此然以勵
名康公我猶病其牽合揚子雲博士箴公劉挹行潦而濁亂
斯清解愈謬矣
此即書所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也餴饎濯罍濯漑詩人皆
以祭禮起興序云皇天親有德饗有道較勝前說

或云左傳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子既以采蘩采蘋泂酌爲祭祀詩獨疑行葦非祭畢之燕何也曰獨不觀上文乎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則以三詩爲祭先一詩爲燕賓何不可之有

卷阿 五則

集傳云舊說亦名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毛傳以卷阿爲興集傳獨以爲賦且謂首章總叙以發端體認極精但以鳳皇于飛二章爲興鳳皇鳴矣一章爲比似有剩義可商据竹書成王十八年鳳皇見三十三年成王遊卷阿篇中三言鳳皇其說不爲無因据古今樂錄成王作神鳳操其詞云鳳皇翔於紫庭予何德以

感靈頼先人恩澤臻于胥樂民以寧則所謂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者成王之鳴豫也所謂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名公之保泰也說詩至此自謂可以羽翼毛鄭有疑其入室操戈者未敢信爲知言之選

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彌即盡性之謂酋通遒猶頌百祿是遒謂諸福所聚也

陳少南以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爲人君德性内成而儀容外著此集傳所本也李迂仲黄實夫皆指賢者而言反以陳說爲謬余謂古人作詩自具變化顒顒卬卬三語與俾爾彌爾性三章相應有馮有翼三語與藹藹王多吉士三章相應而首章與末章自爲照應若銖銖而求寸寸而度豈

能窺作者語妙乎

維君子命媚于庶人用賢之所以宜息爲民故也若無此語

媚于天子頗失之誤

君子之車四句不過言游阿旣畢扈從者之濟濟耳用賢意

已盡于中四章集傳推衍毛鄭之說失之過深矣詩二句應

首章爲結穴蓋繼王之音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集

傳宲得本旨

辟廱靈臺考附

謂辟廱與清廟太廟太室明堂太學爲一者莫詳于蔡中郎

謂不與明堂宗廟太學爲一者莫詳于袁孝尼中郎論畧云

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

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余按明堂有太室無太廟中郎惑于不韋月令之文及明堂位所記以魯太廟當周明堂其說稍訛初未嘗以周之明堂即爲皇祖后稷羣昭羣穆之廟而孝尼剌剌不休其攻訐近理者祗此明堂非宗廟一條實則悞解中郎本旨若謂辟廱象形四周水圜如璧此則惑于公玉帶所上之圖及韓詩說白虎通承襲之舛宲爲穿鑿可笑者孝尼不能駁正反從而訓釋云辟廱之制圜之以水圜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鱉取其所以養也較中郎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之說尤爲支蔓夫考典故者必切究其增加之

故辨訛繆者當察其牽合附會之由按辟廱始見靈臺詩再見于有聲三見于振鷺當文王爲西伯時紂豈徒賜弓矢亦必錫之以樂而殷之國學本名瞽宗故靈臺後二章鼓鐘矇瞍第美作樂之事莊周云文王有辟廱之樂於義爲近後人謂文王立辟廱之學失之妄矣武王克商乃以辟廱名太學辟廱者蓋禮明樂和之謂王制天子曰辟廱鄭註義猶不悖說韓詩者假借字義辟轉爲璧廱轉爲壅是可據爲定論乎又按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冊周厖敦王在雝位格廟冊厖辟有辟宮雝有雝宮分二字以命名其義尚可假借乎有聲六章云鎬京辟廱末章又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可見辟廱即太學育材之地毛以周頌之於彼西雝知仍臨豐水在鎬

京西武王實未嘗移徙也孝尼恢信圖壁之說故疑其地不足以立四學容生徒若但依水布置不泥四周之形雖如漢制之築舍萬區亦有餘壤何慮乎人鬼慢黷死生交錯耶且辟廱之隨事立名者多矣大司樂率國子以合樂則謂之成均其義取樂有五均猶殷之瞽宗右學非如陳氏禮書成其虧均其過不及之泛解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則謂之東校漢人訛校爲膠鄭注遂以糾訓膠相沿不改行燕射之禮養三老五更及羣老則謂之東序序賓序賢序齒序爵義尤顯然獨禮家所謂虞庠米廩者當在鎬京南郊與藉田相近乃周之小學不與辟廱爲一然則周立四代之學惟其義不惟其形而徒据汶上之所建明堂遂謂南北東西四面立學漢

博士之牽合附會其陋若此孝尼既指辟廱爲圜璧而重疑明堂之非即太學太學之非即辟廱吾未許其具卓識也鎬京祖廟在雉門内此亦何勞詞費而豐之故都别立文廟故名誥云成王至豐畢命亦云康王至豐國有大事必往告焉孝經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即豐廟也廟必有堂堂之内必有室於穆清廟總而言之明堂者配帝之所太室以奉文王之主古樂記云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是一徵也緣避皇祖后稷故特稱太室中郎牽引秦令太廟太室所當駁正其謂清廟明堂太室太學辟廱同域異名與詩書記傳地志俱合孝尼一切非之毋乃典故未熟而反滋訛繆也與至若靈臺也者本以觀游即用以占雲物其爲義易明然亦始自

文王濟陰成陽之靈臺因堯陵及慶都陵後人訛陵臺爲靈臺也孟子云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宲合當日情勢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有時臺囿臺不得有靈臺乃余稽左傳衛侯建靈臺于藉圃魯用天子禮樂而仍名爲觀臺公羊家言於古無徵以巳意漫爲推衍耳据左傳秦舍晉侯于靈臺杜預註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通典鄠在今京兆府長安縣西北靈臺鄉豐水上三輔黃圖云辟廱與靈臺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郤氏聞見後録言周之鎬京豐宮靈臺辟廱明堂地亦相近惟靈臺至今可辨其崇二十尺是靈臺與辟廱未嘗不同域也中郎有失

有得比德于玉瑕不掩瑜孝尼所論若珷玞然雖似是而實非烏足取哉

陸堂詩學卷第九終